

曾被砸碎了 当铺路石

汉画像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盛于两汉，主要用于宫殿、祠堂及墓室的装饰。画像砖上包含着汉代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无论饮食、服饰、礼仪，还是建筑、娱乐、音乐、戏剧等等，甚至战争场景和风俗习惯都无所不有，堪称汉代的大百科全书，是刻在石头上的“汉文化史诗”。

上世纪80年代初，张新宽正在河南郑州某旅服役，当时部队官兵帮助地方村民修公路，从一旁路过的张新宽猛然发现，当地老百姓竟然将带有许多图案的青色大砖砸碎了当铺路石。

“感觉很可惜，就赶紧拉了两车石子跟村民交换，抢下了18块完整的画像砖。”后来咨询文物专家才知道，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珍宝，这让他产生了抢救性收藏汉画像砖的念头。

从那以后，爱好收藏的张新宽开启了汉画像砖收藏之路：老家抛掉“乳丁”的汉砖石凳、老百姓家牛棚猪圈茅房的基石、路边不起眼的磨去棱角的花纹石头……这些都成了张新宽眼中的宝贝，张新宽把它们一件件收回了家。



5月8日晚，济南大学的学生在舞池中翩翩起舞。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济南最后的 大学交谊舞场

5月8日，又是一个周五，晚上7点，济南大学体育馆一楼大厅闪烁起五彩的小灯，《甜蜜蜜》等怀旧曲调飘荡开来，男生、女生从校园的各个角落会集于此，旋转踮趾，来者仿佛有种穿越的错觉——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舞场。

虽然，这个大厅可能是济南高校里最后一个交谊舞场了，但是它所承载的激情和高雅，却还留存着80年代的影子。

本报记者 张亚楠

上百只“蝴蝶”的周末聚会

舞曲响起，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成双成对地移动、旋转，犹如进入另一个世界。

每周五晚上，济南大学的体育老师潘跃林都会在这里教大家跳交谊舞。他又高又瘦，在学生的包围中，大声地讲述慢三慢四、快三快四等舞蹈步伐。一边讲一边演示，再喊着口令带学生们一起舞动起来。

潘跃林说，这些年他每周不断地重复讲述这些动作，但乐此不疲。因为跳舞对他来说有一种魔力。跳起舞来，什么烦心事都能忘了，生活的疲惫和压力瞬间消散，他想让学生们也感受到这种喜悦。

济南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杨亚君，也因为这种魔力而迷上了交谊舞。舞场里，飞舞的裙摆、轻盈的脚步让她像一只踮趾的蝴蝶，洋溢着微笑。

舞者的绅士与大学生的骄傲

潘跃林说，当初开办交谊舞培训班有特殊的原因，大约六年前，因为学生们痴迷于网吧，学校号召相关部门和老师开办丰富的文娛活动，把学生们从网吧里拉回来。潘跃林一下子就想起了交谊舞。

潘跃林1982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他读大学时代，正是交谊舞在大学校园兴起的年代。在迎新晚会上，潘跃林和同学们第一次见到了交谊舞。男女相拥，踮趾起舞，这给那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很快，交谊舞会迅速攻占各个大学校园。潘跃林读大三时，山师在周末有三个舞场，个个爆满。“所谓舞场，平时都是学生餐厅、教工餐厅，吃完晚饭把桌子往四周一拉，中间空出一块地方来就成了舞池。”潘跃林说。

喇叭响起，彩灯闪烁，舞场里很快就挤满了人。潘跃林所在的体育学院、艺术学院和外语学院都是交谊舞会活跃分子的集中地。那时，不光山师，济南的其他高校也是一到周末有好几场交谊舞会。

在大学生潘跃林的印象里，交谊舞会戴着“高雅”“有品位”的光环，在舞场上，潘跃林和同学们都表现得十分“绅士”。邀请女同学跳舞时，伸手、弯腰，礼数周到。在他们看来，舞场的绅士风度与身为大学生的自豪感是交融在一起的。

交谊舞会染上了“社会病”

可交谊舞的兴盛很快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没落，对于潘跃林来说，交谊舞会是上世纪80年代“闪亮”大学生活的纪念章，他至今仍痛心于大学交谊舞盛会的落幕。在他印象里，90年代大学交谊舞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其中有不少是在市场经济中捞了第一桶金的老板。

“周末开交谊舞会时，山师食堂门口小轿车排了一溜儿。”潘跃林说，随着这些社会“成功人士”的进入，大学交谊舞会的气氛也有些转变。有老板给舞厅承包者投资，把舞厅隔出了专门的吧台区。也有社会上的人为了舞伴争风吃醋，甚至打架斗殴。

大概90年代中期，在几起跳舞引发的聚众斗殴事件之后，山师关闭了周末的交谊舞会。其他高校的交谊舞会也陆续关闭。90年代中期，学校的交谊舞厅去的人越来越少，学生们对交谊舞的热情似乎被其他事物代替了，交谊舞爱好者们只好转移到社会舞厅。但潘跃林却是“败兴而归”，因为“不适应那种环境气氛”。

在潘跃林眼里，那些人的舞姿、一举一动都显得粗鲁、不雅。而当潘跃林以学校舞厅里惯用的礼貌用语和绅士姿态邀请陌生女士跳舞时，对方反而投来一瞥说不出的“异样”目光。碰壁多次，他就没有了再去社会舞厅的兴致。

让高雅重回大学

多年之后，潘跃林又开起了针对大学生的交谊舞培训班，按照当年的样式打造了一个简单的交谊舞舞场，没想到挺受欢迎，目前，有100多名学生报名。

“交谊舞是高雅活动，我想让学生们通过学习，重新拥有高雅的气质，同时学会得体的交往。”潘跃林说。

潘跃林的交谊舞培训班确实吸引了杨亚君等一众学生粉丝，这些90后大学生们并不喜欢“高雅”这个词儿，让她们着迷的是舞者身上散发的美感、气质。

潘跃林的理想是把交谊舞开进学校公选课，让更多学生接触这种高雅活动。“通过培养学生影响社会。”他说，总觉得高校应该和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校园里应该是思想活跃、举止高雅，引领社会风气的地方，而现在的高校和社会太像了。



皇宫内的汉画像砖被精心保护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汉画像砖： 刻在石头上的“史诗”

奔跑的骏马、观测天象的汉人、逃跑的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印在汉砖上，静静地躺在青岛崇汉轩汉画像砖博物馆里，每个走入博物馆的人，都仿佛穿越进汉代历史。

本报记者 许亚薇

每一块汉画像砖都会“讲故事”

看着一块块构图简洁、线条飞扬的画像砖，抚摸着一张张刚刚拓印在宣纸上的画像砖拓片，仿佛置身于汉代历史。为了弘扬传统文化，2007年，张新宽在崂山脚下的一个大院里，建起了青岛崇汉轩画像砖博物馆，共有12个展馆，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汉画像砖博物馆。“有时候看着画像砖上的图案发呆，就好像真正走入了砖上情景。”常常来给张新宽帮忙的收藏爱好者姜玉福说，你看那张狩猎图，刻画得多形象，里面的马、鹿、狗仿佛在快速奔跑。

馆藏画像砖中，几乎每一块都描绘着一个故事。“你看这块，里面有最早的‘气象台’。”张新宽指着一块右上角略有残破的画像砖说，这是个小亭子，上面有风向标，站在亭子里的人正观测风向。

三十多年来，张新宽不断地查阅资料，与专家交流。“从这块砖来看，这辆马车有四个轮子，以前大家印象里，汉代仿佛没有四轮马车。”张新宽介绍，虽然对于四轮马车出现的时间还没有更为确切的考证，但这块砖的内容，可以成为寻找历史足迹的重要参考。

它们也想有个“家”

如今，以个人财力，张新宽维持一家私人博物馆着实有些困难。今年，还在继续从各地收藏画像砖的张新宽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尴尬境地。

目前，博物馆运转资金大部分是张新宽老伴杨敏过去20年海外工作的薪酬积蓄，还有小部分靠出售拓片印刷品，以及为会展培训提供场地。这两年，老两口还自费出版了一本《中国汉画像砖精拓》，由于缺少资金，他们不得不用100多张珍贵拓片与厂家交换。

“画像砖也不能一直拓印，每块砖一次性拓印不能超过500次。”张新宽说，收藏画像砖，更重要的是保护。

在博物馆后面，还有两千块画像砖裸露在搭建的简易棚子里。张新宽说，随着收藏日丰，不少花巨资买来的藏品无处安置。张新宽琢磨着卖掉自己收藏多年的字画，因为画像砖博物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给每一件藏品编号，做一份有照片、有文字的详细电子档案；让存于户外的画像砖有个室内的“家”；建基地，把汉文化传递给更多年轻人……